



小人小獸之一

两只可爱的小狼

LIANGZHI KE'AI DE XIAO LIANG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小人小兽之二

两只可爱的小狼

奥·别洛芙斯卡娅著

春风译 温秋校

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西安

81.04

О. ПЕРОВСКАЯ
РЕВЯТА И ЗВЕРЯТА
Рисушки
В. БАТАГИНА И И. ГОДИНА
ДЕТГИЗ—1955

小人小兽之一
两只可爱的小狼
奥·别洛美斯卡娅著
春 枫 译 湛 秋 校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(西安北大街109号)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28·2 印张·36,700字
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
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3,000 定价 (3) 一角八分
统一书号: R10147·36

两只可爱的小狼

中亚細亚两条大河(註)之間有一块肥沃富饒的土地。哈薩克人把这里叫做“才得苏”，說成俄語就是七河区。

七河区有很多高山、森林、綠色的平川和果园。此地有一座城特別盛产苹果，叫阿拉木图，意思就是“苹果之父”。

现在这个“苹果之父”不仅以苹果与果园而著名，而且还是富饒的哈薩克共和国的首都，文化和工业的中心。土尔克明尼亚至西伯利亚铁路干線(土西铁路)把它和全苏联最重要的工业城市连接了起来。特別快車定期从莫斯科开往阿拉木图巍峨的車站。

研究所、专科学校、劇場和电影院的高大的建筑物象雪山頂一样在太阳光下閃爍。四面的高山穿着自己永恆美丽的衣服和从前一样巍然平靜的聳立着。

无数的电車、汽車、卡車和无軌电車在宽广的柏油路上熙来攘往。很多晒黑了的、穿着漂亮衣服的旅行者坐着专車开往城郊景色如画的公园、高山疗养院

“註”：伊勒河和楚河。

和休养所。

我遥远的童年时代的偏僻和宁静的“苹果之父”今天的面貌就是如此。

在我小的时候阿拉木图离铁路有六七十俄里远。城里人口很少，如果哪一年街上出现了一辆汽车，那大家都会扔下工作，跑出来好象看什么怪物似的看它。

那时的小屋都是只造一层的。在稠密的果园里它们和蘑菇一样散落着。猛一下子都会看不见它们呢。

我们住在阿拉木图。家里有一所小小的房子和一个大的果园。

果园里长着……苹果，嗯，那还用说！……但最重要的——还是那里和我们一块儿长大的那些受宠的动物：各种家禽和野兽。

父亲打猎回家时常给我们带些活的小动物。我们喂着它们，照料并驯养它们。

每人有自己的动物：有的有灵敏的小狐狸，有的喂着小马，最小的妹妹也养着一只小豚鼠。

“我一定给你带只小狼回来。”父亲答应我说。

“小狼羔吗？……哦，那太厉害了。狼光是不好驯养！最好还是弄只别的动物吧。”

“說真的，你不要帶狼羔回來！”媽媽惊慌地說。“把大家咬一頓，抓破了皮就會跑掉的！”

“哎，你們這些膽小鬼！一只小狼也把你們吓壞了，真可憐！狼才是最好馴熟的動物呢。”

接着爸爸給我們講了個馴狼的故事。

这只狼和最忠誠的狗一樣愛自己的主人，總跟着他，保護他，在旅行時給他看守着馬。这只狼只有一個缺點，喜歡喝酒。只要它聞到了酒味，它就會找呀，找呀，遍屋子找，直到找着酒瓶為止。找到瓶子後就用爪子翻倒它，打碎了瓶子一氣就喝干，連一丁點兒也不剩。

“喝醉了以後，”我們問道，“牠不象基姆卡·伏羅洛夫那樣耍酒瘋，摔食具，打架嗎？”

“不，它從來也不這樣胡鬧。喝醉後它就找個角落。鑽進去睡覺了。”

“那以後怎麼樣了呢？”

“以後嗎？醒來之後它又和過去一樣，還是個聰明、勤勞聽話的小動物。”

“不是問這個，是問它以後怎麼樣啦？”

“以後？以後这只狼的主人該走了，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：先要坐馬車，然後還要坐火車。再說他還

不知道新地方的生活到底怎样，如果要帶着狼的話，也不曉得當地人是否允許。因此主人決定不帶它去。把它送給朋友，可是它不樂意跟人家；然後主人把它帶到森林里，可是它又找到了路，在主人沒有到家之前它就回來了。最後，什麼辦法也沒有了，只好毒死它；在飯里放了些毒藥，狼吃了，搖搖擺擺痛苦地走到了草墊子旁邊，僵硬地伸開了四只腿。

“主人很傷心，坐上馬車走了……過了兩個站，主人往外一看哪，可憐的狼正吐着舌頭，急忙地跟在馬車後邊跑呢。原來一份毒藥太少；狼平平安安地睡了一覺。當它甦醒之後，馬上就追趕主人來了。

“狼和主人一起坐着馬車走了一千俄里左右的旱路，適才到鐵路上，以後又坐火車、輪船。主人把它扮成自己的狗，而它也很聽話。所以大家都以為這是一條狗。

“這只狼在自己主人家里一直活到了老死，再也沒有和主人分開過。”

“真有意思，太好啦！我們異口同聲地說，
“來，再給我們講個狼的故事吧！”

“干嗎要我講呢？帶回只小狼，你們自己馴養好了，那時，不再是我給你們講，而是你們給我講許多

許多有趣的故事了。”

這以後我每天都提醒爸爸：

“為什麼還不給我帶小狼回來呢？既然說了，那就帶回來吧！”

一天早晨，有人在我床邊大聲說：

“快起來，帶回來了！”

我立刻就猜到是帶回什麼來了。馬上跳起來，披上衣服，就往院子裡跑。

“往鐵匠鋪跑！”爸爸追趕著喊道。

在院子的頂頭有一個荒涼的鐵匠鋪。那裡堆放著無用的破爛東西：壞了的雪橇，生鏽的鐵塊，打碎了的盆碗等。

鐵匠鋪的門閉得貼緊，而且還用一塊大石頭頂著。我用力拉了拉門，露出了一個縫。我側著身子擠了進去。裡邊黑糊糊的，剛從亮的地方進來什麼也看不清。

忽然在鐵匠生火的爐子下邊發出了沙沙的聲音。在黑暗處有四個綠色的小火星。我顫抖了一下，向後倒退了几步。一般的狼我一點都不害怕，可是……這四只小眼睛……

“一定不是一个！是两个。”

狠羔唧唧呱呱地叫，听着声音就爬到里边去了。

我知道博得动物喜爱的妙诀就是好好地喂它。于是我跑到厨房，弄了盘牛奶，又放了些面包。然后又返回铁匠铺。我把门推开了一个缝，好让屋里明亮一点；把盘子放在地上，自己藏到黑影里去了。

它们很久都不敢去吃，可是牛奶的味儿很香，它们又很饿。

忽然从炉子底下伸出来了一个灰色的小脑袋儿，跟着又伸出来了一个。它们爬到有亮的地方，四周看了看，很小心地走近牛奶盘子。

那时它们忘掉了一切恐惧，伸开前爪，抓住面包，颤抖着吃起来了；两个挤来挤去，一边吃一边还咆哮，所以噎住了，把嘴里的东西又吐了出来，吹得盘子里的牛奶起了好多小泡。

它们两个都忙着吃东西，没注意到我走近来了。

它们也和一般的饥饿的小狗一样，一边争吵，一边用肩膀互相挤。它们和小狗一样，肚子和爪子都很大，只不过是尾巴稍细，上边的毛也比较少，耳朵往上竖着。

牛奶和面包都吃光了，但是它们还不想离开盘



子。有一个把前爪放了进去用舌头舔里边剩的小渣渣；另一个抬起头，打了个噤，警觉地望着我的脸。我看出小狼是惊慌了，所以我微微一笑，使它不再害怕。我想去摸摸它。

嗤！

我刚把手抽回来，它也跳到一边去了。

你这可怜的小混蛋！小的这么可怜，还不让摸一下，差点还把我的手指头给咬了。我问你，凭什么咬我呢？是因为给你吃了牛奶和面包吗？去你的吧！

这些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我才不去强跟它们做朋友

呢。可是說實話，我总觉得是受了委屈。

孩子們在院子里围着問我：

“是狼嗎？什么样的？”

“頂好的。”我不加思索地就回答道。“捉来不到一刻功夫，就跟我搞熟了，很听我的話。现在看看該起个什么名兒好。”

我們大家坐在鉄匠鋪附近的木头上就开始給它們想名字。爸爸說，一个叫薩姆卡，另一个叫薩姆茨。我們管一个叫吉安卡，另一个叫陶木奇克。

中午时我又給它們拿来了食物，噙起咀唇作“普奇，普奇，普奇……”声，喚它們出来吃食。

两个小狼从爐子下边爬了出来，开始吃食。这时我把門打得大开。忽然跑来几条狗，在鉄匠鋪門口来回张望。我真害怕它們和小狼打架。想把狗赶走，可是小狼夹着尾巴，陪着笑脸迎着狗跑去。

它們用力地舔狗的鼻脸，仰面朝天地在地上躺着，四肢乱蹬。一句話，和真的小狗一样在大狗前面搖尾乞怜。

大概它們是把大狗認成狼了，所以才这样地高兴。

狗很严厉地对着它們狂吠。狗对盘子里的食物比



对这两个小小的谄媚者要百倍地感到兴趣。狗闻了闻盘子，把小狼没来得及吃掉的东西吃光了，随后就从铁匠铺跑到院子里去了。

小狼看到狗很高兴，它们忘掉了一切恐惧和谨慎，跟着狗跑了。跑了很远忽然往四周一看……害怕起来了：都是陌生的东西，树林里从来也没有见过。

看见了马车，它们立刻就紧贴着地爬下，吡着

牙。过一会儿車停下了，看来不是进攻它們的，这才壮起了胆子。

它們伸长了小脖子，害怕地縮着腰，一步一步地回到院心去了。

狗早就跑到台阶上了，这里只剩下两只小狼。它們可怜地哀叫，可是狗仍然不理睬它們。无可奈何，它們只得返回窝去。

真該倒霉，它們要經過倉庫。家狗柳特尼亚和自己才生下的小狗就住在倉庫下边。狗还以为它們是悄悄地到自己孩子那兒去呢，所以猛地扑过来，咬住陶木奇克的脖子，提起来就抖。

我們赶忙跑来搭救遇难的小狼。

柳特尼亚松了咀。它們两个——吉安卡和陶木奇克乖乖地跑回铁匠鋪，一声不响地藏到了炉子下边。

这可怜的陶木奇克！第一次出外就吃了这么大的苦头！

我們惶惑不安地在铁匠鋪門口走来走去，朝炉子后面偷看，亲切地和它們談着話，并不时塞給它們各种好吃的东西。

它們不做声不啃气地吃着我們扔过去的食物，不过遇到我們要找它們談話了，就生气地朝我們咕嚕一

两声。

但是，虽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它们也还忍不住老蹲在炉子下边的滋味。

过不一会，吉安卡先伸出头，爬了出来；蹲了一下，马上又鑽进去了。

然后陶木奇克爬了出来。一个耳朵上沾满了血，头上的毛乱七八糟，眼皮下边被咬伤了一块。它摇摇头，把受伤的耳朵伏在地上。

它们俩个带着受了委屈和悲伤的样子，肩并着肩蹲在铁匠铺的门口上，望着院子。

第二天还是如此，可是第三天早晨我去喂它们时，两只小狼已站在门口等着啦。

吉安卡跑到院子里，不知不觉地跟着我走上晒台的阶石，下边只剩下陶木奇克一个。

我们看出吉安卡比弟弟要勇敢活泼的多，一嗅就来了，看见食物后乖乖地舔着嘴唇。

恰好这时全家正在晒台上喝茶，大家都非常亲切地招呼它，谁也没有吓唬它。相反，都用好吃的东西招待它，给它扔了许多美味可口的东西。它吃饱后，满意地走下去，到弟弟那儿去了。

胆小鬼陶木奇克聞了聞它的鼻臉，馬上猜出吉安卡是吃了好東西。它舔了舔咀唇，然后又去聞吉安卡的鼻臉。吉安卡高高兴兴地站着，两只眼睛和玻璃球一样閃閃发光。吃飽了，豎起尾巴，說什麼它也不想把尾巴緊緊地夾在身上了。它全身的樣子象是在說：看見沒有，勇敢就是棒嘛！

不多久兩個小東西跑到外面熟习環境去了。

這次不象上次那樣驚慌慌東張西望。它們安安靜靜地觀看院子，繞過屋子到了花園。



我悄悄地跟在它們后边。花园使它們想起了森林。它們馬上伸直了腰，胆子大起来了，跳到丛树后边；然后又跑到空地上，玩了一会，馬上又藏到花园的深处。它們几乎聞遍了每株小树。玩夠了，倒在櫻桃丛林里就睡。我也沒有惊动它們。我把午飯給它們送到了这个丛林里，可是在它們睡覺的地方什么都沒有了。我就高声呼喚，叫了很久，而且不断地往花园深处繁茂的地方瞅：有没有我的小狼？

我把装食物的盘子放到草地上，坐在旁边用木棍搅拌。

它們藏到哪里去了呢？

于是不安起来。忽然看见在树丛里，紧靠着我的手有两个小脑袋！……它們老早就悄悄地走近了，看我在干什么。它們一定想：“看这个聋子，在鼻子下面都听不见。”

你想，怎么能听得见呢？虽然它們是那樣的笨重，那樣的肥胖，可是走起路来比蝴蝶还輕呢。

它俩在吃食，我躺到草地上装睡着了。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：是花园与这自由的天地使它們变得快活了呢？还是它們真的已經和我鬧熟了呢？总之，它們一个用舌头舔我的脸，另一个拉我的衣服，拉我的辮

子。吉安卡倫走了我一只鞋，拖到丛林里去了；陶木奇克緊跟着它想奪過來。等它們玩夠了以後，這只鞋再回到我的腳上時，已是破爛不堪了。

它們白天在花園里，夜晚也在花園里。

就這樣過了幾天。很羔非常自由。我知道，必需好好地喂它們，這樣，才能斷絕它們到別的地方去獵獲食物的念頭。

我第一次喂它們是在天亮五點鐘。为了不驚動別人，我頭天晚上就把食物准备好，藏在床底下。在太陽剛出來時我从窗戶爬到花園里，找到小狼就喂它們；吃完后我就拿上碗按原路返回屋里，再躺下睡。

小狼每次都把我送到小窗戶口，所以它們很快就記住了這個地方。若是有時我睡得太久，起晚了，它倆就走近窗戶，前腿扒住窗台，抬起腦袋叫。

正好我的床在窗戶下邊。我抬起頭，小狼看見我醒了，高興地蹦起來。

它們完全給養馴了。我也很喜欢它們，如果幾個鐘點沒見面，那我就會感到非常寂寞。

我經常和它們一起玩，而且玩很久。我們在草地上打滾，在花園里奔跑。

有時我到花園里去讀書。它們馬上就找到我，蹲